# 中国史上最看脸的时代，以及当时最淡定的帅哥谢鲲

来源：网络 作者：红尘浅笑 更新时间：2025-01-05

*魏晋政府所奉行的选官制度为脱胎于两汉察举制的九品中正制，该制度可以用一句话来解释：看脸、看家世、看声望。　　因此，这一时期涌现出的美男子特别多：潘安、夏侯玄、嵇康、卫玠、王濛……个个都是帅名远播的翩翩绝世佳公子。并不是说这一时期盛产美男...*

　　魏晋政府所奉行的选官制度为脱胎于两汉察举制的九品中正制，该制度可以用一句话来解释：看脸、看家世、看声望。

　　因此，这一时期涌现出的美男子特别多：潘安、夏侯玄、嵇康、卫玠、王濛……个个都是帅名远播的翩翩绝世佳公子。并不是说这一时期盛产美男子，而是这一时期的美男子受的关注度高，得以留名青史。

　　下面掰一掰大帅哥谢鲲的故事。

　　谢鲲是儒学大师谢衡的儿子。因为在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中，许多如窦武、刘淑、陈蕃、李膺之类的硕儒和饱学之士死于非命，儒学遭受到了空前打击。进入了魏、西晋，时局也未能好转，参与政治的名士仍旧祸事连连，蔡邕、孔融、弥衡等人惨遭权贵杀害，张华、裴頠、陆机等一大批名士更是丧生于“八王之乱”中。

　　在这样的背景下，士人们开始疏远朝廷、淡漠政治，由儒入玄，为全身远祸，或纵酒为乐、迷醉自己;或清谈玄理、忽悠别人;或高洁自持、蛰伏隐退。

　　玄学也因此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并在这一时期大放异彩。玄学的兴起，是华夏民族迎来的继春秋战国以来中国精神史上的第二次思想大解放。在这个时期，士人清谈成风，标榜玄虚，谁要不谈玄言谁就被边缘化，谁要不谈玄言谁就被士人群体所排斥。

　　谢鲲虽是在儒家经典里浸泡大的，但看到儒学不吃香，就改弦易辙，转学玄学。谢鲲实在是个天才，居然一学就上路了。玄学那一套理论、那一套作派、那一种放荡不羁、那一种忘情物外，甚至清谈、弹琴、啸歌，无不学得有模有样，俨然“竹林七贤”的翻版。

　　“竹林七贤”的后人王衍、嵇绍等人都对他的玄学家风范感觉惊异。

　　要说，谢鲲的洒脱乃是真洒脱，有一次，有人故意在长沙王司马乂跟前恶意中伤谢鲲，说谢鲲的坏话，司马乂听信了馋言，命人将谢鲲抓来，二话不说，啪啪啪啪，拎鞭子就抽。谢鲲表现得极其淡漠，也不申辩，解衣就罚，爱抽就抽，仿佛那身体只是一副与自己毫不相关的皮囊，没有半点忤逆的神色。司马乂越打越犯嘀咕：怎么会这样?不会是我冤枉了他吧?这样想着，打不下去了，丢掉了鞭子，把他放了。

　　既已得释放，谢鲲也不道谢，脸上也没有庆幸和高兴的表情，从容起身，穿好衣服，飘然而去。

　　谢鲲这种潇洒飘逸、放任旷达的作风传到东海王司马越的耳里，东海王司马越大为激赏，认为他是个高人，将其辟为王府里的官员。谢鲲在王府工作的时间并不长，因家僮犯罪受到了牵连，官职丢了。

　　认识他的名士，如王玄、阮修等人，纷纷为谢鲲抱不平，异口同声，叹恨不已。谢鲲却跟没事人一样，坐在家门口，鼓琴清歌，洋洋自得，压根就不把丢官弃职之事放在心上。由此，谢鲲的名声也就更高了，远近名士莫不膺服其高远豁达的态度。

　　谢鲲的邻家高氏有一女儿，长得娇美动人，谢鲲心生爱慕，就想方设法找机会去勾搭。哪知此女性情刚烈，痛恨窃玉偷香之类的恶行，她正在机杼前织布，面对帅哥谢鲲的挑逗，奋起手中的梭子用力猛掷，谢鲲闪避不及，被击中面门，满嘴鲜血，更惨的是，随着鲜血吐出的，还有两只大门齿!

　　这、这太、太丢人了!

　　人们也因此幸灾乐祸地叫道：“豪放浪荡的谢幼舆(谢鲲字幼舆)泡妞泡‘折齿’!”(原文：“任达不已，幼舆折齿”)

　　“折齿”一语出自《左传》，《左传.哀公六年》中有语云：“女忘君之为孺子牛而折其齿乎!”引申为某人为某事操劳得牙齿都掉了。人们把这个词用在谢鲲身上，竟也应时应景，不但妥妥贴贴，毫无违和感，而且语带双关，风趣幽默，生动传神。

　　谢鲲听了，也毫不介意，昂然长啸说：“犹不废我啸歌。”

　　这就是成语“投梭折齿”的来由。后世也经常拿阮藉白眼看权贵之事与之相提并论，称：“白眼向权贵，折齿为美人。”因为这一桩风流逸事，东海王司马越对谢鲲也就更加喜爱了，又派人来找到谢鲲，让他转任参军事。但谢鲲已看出了中原动荡的一些苗头，婉言谢绝，避地于豫章。

　　对于谢鲲的洒脱，后人是这样评价的：“如果竹林七贤遇到他，一定会把臂相邀其入竹林。”

　　事实上，谢鲲就一直以“竹林七贤”为模仿的对象。他和胡毋辅之及阮瞻等人都争着说自己的玄学是得自阮藉的真传，已悟出了大道之本。因此这个缘故，他还学习阮藉，将自己全身的衣服脱去，一丝不挂，放拓不羁。

　　而“永嘉之难”过后，谢鲲随着南渡衣冠到了建康，就与当世名士毕卓、王尼、阮放、羊曼、桓彝、阮孚、胡毋辅之等人经常一起披头散发，放浪形骸，裸体箕踞而坐，高谈阔论，笑看功名，被人们称为“江左八达”，与之前的“竹林七贤”相对应。

　　既为“八达”之一，谢鲲的“名士”身份也就获得了当权者的认可，谢氏家族社会的地位大为抬升，进而跻身于士族之列。

　　谢鲲在权臣王敦手下担任长史，王敦的族弟、成名已久的大名士王澄和他交谈，竟有棋逢对手、将遇良才的感觉，看都不看王敦一眼，只顾着与谢鲲热聊，聊了大半日而不知疲倦。

　　经过这次会晤，王澄逢人就慨叹说：“这个世间，可以跟我畅谈的，也就只有谢长史一人而已。”

　　大帅哥卫玠南渡过了长江，也专门来到王敦处拜访谢鲲，两人相见欣然，惺惺相惜，言论弥日。卫玠去世后，谢鲲悲痛万分，别人问他何以至此，他答：“国家的栋梁已经折断，悲伤情不自胜啊。”(栋梁折矣，不觉哀耳)

　　晋明帝还是太子时，也十分敬重谢鲲，有事没事喜欢找他聊天。某天，晋明帝突然问：“人们老是拿你和庾亮相比，你自己有什么看法?”庾亮的祖上庾乘曾得汉末名士郭泰提携，庾氏家族由此盛发达，成为了颍川鄢陵(今河南鄢陵)的高门大族。庾亮与王导、郗鉴同列为东晋“三良”，是东晋政府最重要的三个领导人，德才兼备、位高权重。面对晋明帝的提问，谢鲲从容回答：“为朝廷立法，为百官作表率，鲲不如亮;一丘一壑，鲲则远胜于亮。”丘壑意指寄情山水。这就是成语“一丘一壑”的来历。

　　对于谢鲲的回答，大名士温峤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他对谢鲲的儿子谢尚说：“尊大君岂惟识量淹远，至于神鉴沈深，虽诸葛瑾之喻孙权不过也。”

　　王敦不满晋元帝和刁协、刘隗等宠臣搞小动作架空自己王家，准备发动叛乱，谢鲲劝他不要做出过激反应，说刘隗等人不过城狐社鼠，不值得这样大动干戈，王敦不听，终于酿成大错。

　　而王敦的动乱被平定后，由于这个原因，谢鲲的谢氏家族没有受牵连。

　　太宁元年(公元323年)，谢鲲死于豫章太守任上，时年四十三岁。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本文档由028GTXX.CN范文网提供，海量范文请访问 https://www.028gtxx.cn